

靜

歎

齋

遺

文

靜歎齋遺文卷一目錄

送心广上人奉經之峨眉山序

奉壽少保相公六袞叙

代

湘煙錄叙

唐詩合選序

孫孟樸蘅草序

河南梁大中丞奏議序

代

沈胤培制義叙

徐元歎詩小叙

沈異仲春秋義引

沈伯任詩小引

清嘯引

準提儀軌引

題恣公詩

題沈穉發儷影軒草

靜歎齋遺文卷一

西吳董斯張遐周著

送心广上人奉經之峨眉山序

蜀有心广大師者至我湖結菴霞霧山之陽苦雲食  
木謝絕塵事宵晝經誦無間寒暑右手燃三指供佛  
日割指間血寫華嚴經四部迄數年乃成今庚戌正  
月携所寫經西入峨眉山而吾鄉士大夫多送之送  
師者曰師之行苦而功竟其來也有所緣其去也有  
所成此夫以肉眼窺師者也佛性以無着爲宗不關

意識了悟一朝文字俱贅經可無立何況書寫况  
斷截支骸受諸苦緣妄圖福報在佛法中廣大圓通  
不着人我則佛經非佛卽是我性我體非我卽是佛  
相于我何愛于佛何憎而捨此之所憎就彼之所愛  
我佛慈悲見此等血肉狼藉流染筆楮必且爲之蹙  
額皺眉咨嗟而不樂矣而俗之愚瞽者都以此爲大  
功德尤而効焉剗指者非一人寫經者非一家則倡  
始在我其爲大不慈大不悲大罪大業可知也天下  
萬世之人倘有慈悲者觀之將掩卷而不忍讀束之

高閣而不忍視佛法不幾爲我壅哉又諸經五千四  
十八卷皆如來所說諸賢聖所授無上妙理所藏筆  
札之間此收彼漏若收者爲功則漏者爲業若盡經  
筆札則分支析體窮日累年猶不足供萬分之一而  
師何以寫爲且師但寫其一耳又何以輒去師之意  
蓋現其不住之身以爲天下萬世覺也今夫真體如  
如不落能所此相纔住卽爲妄根故曰菩薩於法應  
無所住行於布施如指不住手血不住肉至于佛不  
住法法不住心種種因緣亦復如是非悟無以得經

之髓非經無以開悟之鑰非無身無以見身之眞非  
幻身無以立無身之解無相非法則觀世音之八萬  
四千母陀羅臂不爲增減相是法則法王子之委身  
餓虎不爲損總之無所住故卽師俄而蜀俄而吳俄  
而結菴俄而擔笈在蜀不住於蜀在吳不住於吳經  
之未去彼土故非無佛故非無經經之旣去此土故  
自有經故自有佛以不住之相還不動之神血肉形  
骸及諸經典都非我有乃至性地靈光不隨物去此  
淨之現身說法以普覺斯民也歟染血而書成經而

去使世俗之子因敬生悟夙罪消滅其稍具慧根者  
觀此而恍然思曰我血有盡佛經無盡卽佛經有盡  
我性無盡于是剪滅諸相直證本來玄悟旣啟津梁  
盡撤則吾師滅度衆生性光普照其功德有不可思  
議者矣師今携經之峨眉峨眉故園澤舊遊也其託  
生南浦化爲牧童叩角而歌有此身雖異性長存之  
句夫惟不住是以長存一有執着究竟消毀師于此  
作一轉鮮可乎余家故近霞霧山夙與往還談義竟  
日每賞其神識湛然辨才無礙于茲行也請余爲別



師亦不言其所以而余意其胸中必作如是觀且恐  
世人相率目之曰苦行僧而索師於形相間也故爲  
此言以送之

奉壽少保相公六袞叙

代

萬曆庚申吾宗今少保相公以南小宗伯首膺 顯

皇帝簡在 貞皇帝奉 治命大行人趣召公公疏

辭弗獲 今上御天召益敦始北其馬時東事棘慨

然以澄虜氛爲已任江南士大夫宦北者咸遺其幣

帑歸公獨携家人俱 上鑒公忠甚嘉之公耻深郊

蠲義不以蠶爾遺君父夙籌而宵惟神焦而顏黎不

浹歲章屢上指畫戰守機至悉其剖軍中弊習欲一

朝以極重之勢返之竟來媚者嚙嗜游及公度 天

聽可回而六府定局不難發旃縣官藉力爭無可如  
何卽袖手觀事去何以酬在公之素抗疏以疾請  
上迫畱之請俞力乃予告馳傳還晉秩三孤錫蝶服  
鏹幣甚渥 敕有司月起居疾少間撫按臣其上聞  
今甲子三月公弧辰六十矣凡公門生故吏及諸薦  
紳姻婭慮無不人壽公亦無不人以其言當公意者  
或曰司空作斯少保述斯棣也三珠公維仲之居南  
渡彈丸相靡足論曷明膺仕之纍纍而秉玉鉉者維  
公開厥先公茲壽哉或曰徃公嗣艱粵請乎高稭良

彌求茲燕瑞偕臻曰維裳而璋曰維震而亨椒聊後  
蕃天衍公德馨且明公茲壽哉閔君者公內弟也謂  
野哉客言孰爲醴源伐閔曼云公竭忠報 三帝雲  
富貴而脫孫子辛壬癸甲之弗視云云者皆非其所  
以曰任先覺慝一夫之不獲譎諉孔皆我志不回醫  
無問之未寧而寢食徨徨畢杼丹誠可以格鬼神對  
宗祊僕維其媯敬爲公觴某不佞懔然而起曰君言  
爛矣可壽公未足以盡公益某不佞賭方今始識  
顯皇帝之知公者甚篤而簡公以收國家靈長之福

者甚大此何以稱哉丙辰歲公攝春官篆於南肅慎  
尚羈熙熙恬恬屬黠夷利瑪竇者自言大西洋人率  
其徒數十從廣州而二都能作眩洞律歷盜先聖緒  
論以傅邪說尊彼法曰天主纓綬者多從之遊盤據  
綿歲部署漸衍公昌言此奸虜不可容置京師急驅  
之部迂其言持不可公再疏始遣還蓋逾二歲而遼  
左匪茹之禍作籍當時黠夷尚畱伏戎疇窺其爲虜  
謀害寧十百劉保輩哉故某謂公驅夷兩疏直姬氏  
思兼之亞方之先士議徙戎陵如也而議者猶惜公

易所稱納牖撝謙者如有憾藉公在位時匣干將之  
銛抵繁奏膚鮮不中桑林者嗟乎此又昧時變者言  
也遼肘腋宸衛勢無能旦夕緩公第雍容列議誰譙  
公而直肩焉不少辭寧第博一任事名哉言兵無老  
氏若其言曰果而勿伐夫言勿伐足矣然必先之以  
果果則任之義也又曰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不  
得已者任以不任而恬淡者不任之任也子淵氏以  
無伐無施自許而爲邦一問不容不七十二子先鞠  
躬之指晦百世群然相諉以俗成虜粹起東鄙食和

戎利者六十年許卽言人人殊大要有議無任大臣  
少有請廷組者公謂當前惟東事第一患司馬不與  
將習將不與士習耳不與目習何救寧之足致傾所  
蓄募竒材劍客以從卽官府之局不一旦驟更肘掣  
未甚鮮臻大效而百年來寒蟬處罍之習自公而廩  
焉振之識不識皆曰有相焉若公忠者哉於是而介  
士始有其君且有相焉若公任者哉於是而介士有  
其君復不敢有其身以秦越其君公之以赤心感以  
浩然之氣倡迨今介胄稍自勵若毛若王輩不敢以

全軀保妻子之說埋雄人烈士之膽效章章較著然  
則公以憂先天下實公以氣作天下士氣罔灰國脉  
尚甌公留之 神廟貽之天之所右昭昭哉公潔廉  
下士之概聞天下不具著著公之大有造于斯世者  
如此公少不佞某十年神且日王 天子舉視學鴻  
典考古聖王祖割憲言馳召公入座而問道以畢厥  
勲則公之天壽平格壽其躬以壽國家政未有艾也  
某不佞廁公宗辱公誼深摯卽微閱君請寧無以壽  
公者于是閱君謝曰不有先生言悠悠者疇知公勲



可以壽矣遂書而歸之

湘煙錄叙

湘煙錄者余友凌駿甫暨其舅閔子京所輯云始駿甫訪余病中一晤對便推今古獨津津唐山不置餘子意不甚許可已言子京懷多奇恒捷戶然水沈昕夕讀異書有得輒呼酒相勞排縵之暇間與赤髭者游超搖作物外觀蓋借駿甫漁弋者數年而此錄始成甫閱之沈憂若失犁然當余心哉今夫晴垆繡野夫人之所蹟畱而魂靡者也有一境於此危巖捍景幽澗吹雪林翳蕭暎逕委石仄牛羊爲之蹂躪樵

獵者過弗睨而煙霞之士遇之如飮大烹如耳大鑄  
如拾久遺如寤狂醉故曰非其睫者明去之非其聽  
者聰謝之非其居者神遁之是編爲卷僅十有六而  
冷豔畢臚瑰瑋離奇可以隻字靚千載可以單帙網  
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奇藪怪流此焉津之或亦  
稚川未覲叔庠罕覲者焉兩君生名閎皆綺年能湛  
精冶爲文不屑畱常言識者以爲波斯木難之流其  
胸中無奇不經故所述乃爾此書流行假令世有解  
人焉遇之而嗜之而再四詠之夫將使雨苦之夜東

出明月平陸朽壤清泉忽波以爲未然借問諸螿叟

唐詩合選序

余嘗怪通眉客從驢背上得句投囊中及暮歸必疊  
帑足成之此小兒強作解事狀也途謠巷畧暢爲真  
聲境如迫魂如赴欲遲之而無待試追之而已後典  
會旣邁足成何物奇不可得何有於平情不可得何  
有於聲氣余苦叅二十年許覺三百篇遞降而之唐  
離者十三不離者十七皆是物也以唐人品唐詩篋  
中河嶽二集獨尊神韻俛得之間氣極玄求聲問格  
唐士盡骨異端鱗起宋詩病大率有二一曰史一曰

悟史則詒鶴林氏詒其史甫不受悟則庸滄浪氏庸  
其悟青蓮王孟諸家不受若茗然冽泉活火之外了  
不可着詩之姜鹽也史也詩之蔬筍也悟也詩話行  
而唐詩燔豈燔哉楊氏音之高氏聲之于鱗氏刪之  
卽神韻無論野狐一徑扼無使入三先生爲唐諸家  
殿良苦主型就馳驅範調之以火齊運之以如絲劍  
精馬良型自型馳自馳夫豈有借焉明陽沈先生世  
授詩以十五鳴漸闡仕不善媚左官黔楚間爲勞者  
詠幾於小雅善怨取材於唐三家其功令也其三家

未覩之祕先生能就其間抵之輒命中余昔年以門  
壻叅末坐聞先生言詩大指若此故述之又嘉叔夏  
魯詹兩君子能纂公志通此書兩君子文業日起稟  
其家誥夢寐三百年聲氣猶旦暮遇之也

孫孟樸蘅草序

往余嘗叙孟樸制義云已孟樸遇數竒輒浪跡山水亦不乏羅綺綠所至輒稱詩始孟樸語我我窮而遊遊卽法子爲詩乃當境而盈意及境謝而追之而我詩多所遺憾者何病也曰子殆以待境心爲之也夫神境之接也微乎微乎石火箭鋒擬心參之先主者其物不靈此余少時所涉也歲餘孟樸復來曰我昔人我詩非昔詩也我每窮一題窅窅乎其靡所卽格格乎其若不可擊曰此別作一離境心也萬物偕作



獨距而鑰良寅之厲鬱爲枯魄子其恬以伺之居無  
何孟樸忽持一新帙來呼余快讀且狂叫曰我誤矣  
我乃今知所以德子矣我乃今而知羅綺一山水矣  
山水一羅綺矣我乃今自吳中還見陳古白氏之書  
李長蘅氏之樹石皆吾詩矣先境吾無詩吾躡境亦  
無詩矣乃今知有唐三百年皆非詩矣余深誕其言  
而無以難之蓋余數年中殊少爲歌詩間有誦倡與  
孟樸往復爲多吾友姚叔祥長水明眼人也其稱吾  
孟樸詩何若

河南梁大中丞奏議序

其不佞嘗讀易之巽矣蓋其體值剛柔不交之會元氣煩鬱靡可爲理含生蠢蠢然勿遂其性有行權之大人者出焉執而不隨剛明而善調宣吾君之至仁以示其下使夫盲者目蹶者足骨者膚腊者腴老扶幼提塗罟帝勲逡巡焉不自聲其功猶之風然通天地之否而蘇百物故曰君子以申命行事非精誠遐格道交上下能無疑乎故其爻曰用史巫紛若言尚信也昔者公真得之以循文王是以翦拜之釁塞君

陳得之以贊成王是以馨香之治感某今日竊三嘆  
梁公之謀國抑何其深且遠也夫中丞奉璽書開幕  
府爲一人揚德宣化罔所虞格然兵若農各樹其欲  
以望饜乎上群部吏之賢不肖者象其指竟以內利  
病興廢環集厥躬亦云艱哉豫州實中央一大都會  
枕吳楚絡關以西襟帶乎東齊又藩國星列河遷決  
無常道民不能旦夕儲地堯确鮮藝歲輦金繒芻粟  
食塞上犍兒不敢後利用厚生咸於撫臣乎董其政  
視他鎮至繁鉅也公風規道亮淵激嵩立珪璧以稟

躬玄鑑以酬炤維授鉞以來顏綱畢振謀無遺譎一  
以爲赫赫一以爲肅肅介冑忘蟻蝨之歎襍穢消寒  
暑之慨諸令甲釐革者微朝廷德意勿以布先是內  
史冊命福藩就國駟亡暇曉輿亡暇鞍郵傳吏供億  
而奔命者亡暇擔庄田之徵逮旁邑中貴人復狂睨  
陸梁於其間重以女慙爲厲歲比勿登東國易子爨  
骸之餘流離而就食我者且巨億計群不逞之徒謀  
瑕而起赤丸晝探所過守土臣弗能捕 明天子若  
曰王其往哉惟民其康又爰敷予懷載若曰咨民之

靜獻齋遺文

卷一

不辰予乃瘵鴻雁嗷嗷疇集之地豕薦食疇戢之公  
於是仰繩睿謨夙夜匪懈語不家營不私覲斯顛危  
勿啻躬值始王之蒞茲土也鄺無更肆諸鑄奉鈴束  
惟謹約無轡田間一粟王聞而賢之天下皆信公之  
貞綏東人之轉徙者且室之且粒之籍以爲震風之  
裊屋歌舞載尪若忘其歸天下皆信公之慈當是時  
在靈寶則礦徒之難作在南陽則流賊之難作傳檄  
剋定枹鼓罷驚天下皆信公之威嗟乎救弊者莫大  
乎通變茹柔者莫大乎禦剛寧民者莫大乎卹鄰平

政者莫大乎戡亂嚮使豫州民不安則藩不得安藩  
安矣諸流氓不安則豫州民亦不得安則若荆若揚  
若徐雍諸州之民亦相率不得安然則公之仁豫州  
也著其仁豫州以仁諸州之民也隱方今尊主庇民  
千里鎖鑰翳誰之功迺公猶几几焉勿是居曰臣憊  
矣慮竭慶無以對揚休命此非夫巽以行權卽召南  
東郊以還能溟濘然第公哉若夫據事獻辭紀信傳  
遠則非其奏議不備某不佞庇公宇下受公知甚深  
公數年中苦心區畫歷然親記間非阿其所好者也

辱公命不謝不文而爲之序

沈胤培制義叙

謂胤培曰公車言率三禩變吾不能與速化如之何胤培蹶然笑曰南北海心同理同子所稔也何變不變之云乎天乃倚杵淘淘莫終玄覽其故懸照于春經傳心文傳經夫猶是也夫變不變云者皆不足於才者爲之也材不能自見則無我無我則時爲我宰貌古古逝求今今詭亦終其身童牛角馬而已善爲我者善我時我不必有時而時不能不有我周流六虛舖糟啜醢而省何變不變之云往余讀書竹溪偕



胤培童時論說如此胤培逾弱冠刻厲能振其家業  
儲俞博鑄俞苦摩揣涼燠無他營其爲文大要才不  
溢集氣不湮識臆所獨建徃徃有龍興鸞集之致至  
手閒心敏又如紫駟嘶花脚躡待見黃鍾東序舍子  
其誰可稱尊所聞行所知矣胤培今以胃子游南雍  
高秋金埒知無畱良哉胤培素好行其義他日分虎  
稿半席定不爲鹿鹿詭隨者於其行也持余言爲左

契

徐元歎詩小叙

今人議七子後動稱性情詩問渠性是何物罔措矣  
吾嘗語王亦房識得性情兩字一生吟咏事畢亦房  
往吾病且廢恨未獲死心禪悅極文字之原每下語  
如隔羅縠今日讀元歎所寄詩真能爲性情詩者也  
或謂法不孤起元歎非台岩不踐非耆宿不參那得  
無此微言然此亦目論也藉衣緇之士強坐之匡廬  
雪浪百許日令搖筆措元歎一語可冀哉與公賦古  
來以爲美談吾以此儅父習心未除摹幽繪勝猶拾

人眉眼邊事末路墮漆園煙霧中不能不避元歎一  
頭地况餘子耶元歎他詩亦無致不起冰泉在山寒  
吹潛赴讀之善喜者斂善怒者平一唱三歎縛解擾  
息穆然遠視如見其人無元歎之妙指而欲求元歎  
之妙絃元歎自此遠矣

沈異仲春秋義引

春陽中秋陰中聖人有聖人之春秋文定有文定之  
春秋學人有學人之春秋我曹脚跟下一卷春秋塵  
封霧圍杳不知其何狀強摸崇安面眼捏弓作地偷  
光漏壁愈迎而愈不傳况素王玄指何翅須彌極望  
耶余染指此術墨守俗諦未闕一線比焚研來逾十  
年似稍見端緒萬一性參憨老人雙徑間夜語偶及  
此經多豎新義退而讀康侯書殊覺換眼深知經不  
可臆鑿傳不可淺探制義不可輕下語竊自悔其少

作無所逮則深有意乎異仲之言也異仲長水名家  
子掃除裘馬結習幼而孤能痛自刻勵名聞擯影作  
蠹魚主人茗活香翻別無旁嗜時拈一題討一傳精  
參苦扣兀兀如黃楊禪每云傳之誤認坐浮心未盡  
耳傳有來脉有接響有本隱而旁現有貌主而位賓  
有勢直而鋒婉有跡收而神縱靡不潰彼中堅折其  
歸宿以故發而爲文猶函合蓋猶燈取影風去雨還  
奔機赴節不募繪青黃成不追琢鐘球鳴寫照入微  
清機沁骨異仲纔弱冠乎所詣故如此矣年運而往

百尺竿頭武端和牧菴而三之又安能爲君量哉此  
無他異仲不埋自己之春秋文定纔有通身之手眼  
視沾沾焉拾先秦唾薰百家煤自謂刑書翼戴真不  
足滿沈郎一笑耳異仲爲余友壻外舅庚朏屠先生  
稱詩豪吳中有水鏡名每對余竒異仲不置余往時  
未見其文今乃知屠先生非綺語者憶余客長安適  
與尊公仲貞氏同試席略披數語便識其磊砢多竒  
得餐勝齋詩輒不忍竟讀捐鼎寶瓠異操齊歎天故  
異異仲以昌之石聯先生之緒業雲紛星陳大雅未

靜齋遺文

卷一

火其在君哉而清源而琴川請他日問諸麟水

沈伯任詩小引

伯任生緣吳江少有遠抱落落不口家人產骨不媚  
所逢少合斲爲童子師輒罷異人授徐許之術自謂  
四百四病應手可去性喜爲詩暇則篝燈微咏往往  
逼曙家去洞庭不三十里縹緲莫釐之間杖屨數到  
聞人葛震甫輩多友之一遊鍾陵再遊洛遊騎所經  
吟鉢欲滿歸僦居吾里尤仲澂氏爲作臯伯通問訪  
余病持其詩相質波平樹縹雍容之聲宛登我春臺  
中伯任顧謝弗當曰吾以寄噫但愁不寄耳寄則神



全神全者手不字喉不聲盡詩也萬象精明自然詠  
歌夫詎錢塵剪花盜形式摹聲氣云詩乎哉吾往時  
讀孟氏書每未能會既曰誦其詩其人焉往而迢焉  
論世爲微言未謝玄契攸託今之世乃叔矣吾詩在  
七日旣鑿以後伯任詩在七日未鑿以前論其世誦  
其詩知其人伯任乎其代之素心人也夫

清嘯引

蘇門煙草驚音入霞肉人都謂代無嘯譜此妄耳商  
飈下喁唳鶴應之渠非天嘯耶任真赴機隨奏精契  
無絃琴詩中畫餘響悠然以音接音劔去已久成公  
者流多見其不知嘯也余學道以來擯影城市感樂  
千古獨醉步兵衣侵古苔孤吟水石於嘯理微有所  
會不謂木生輒得之木生文具在各理勃率靈氣若  
舞列子御風晉人揮塵讀未半如捧置集靈臺上飲  
金銅僊人沆瀣漿僊僊乎欲憑虛而翔余眇不知其

所以廣陵散真不絕矣木生高自標置鮮從遊所善  
獨沈胤培氏胤培爲余內兄弱冠能文章風氣奕奕  
故當不墮青箱者持木生文示余戲謂曰子今日可  
稱黠友李郎金蘭簿中更添一瘦居士孫先生應下  
雲中來爲我曹稱社長耳序清嘯竟

準提儀軌引

經云十方如來含此呪心轉大法輪且道結壇取證之日眼觀底是呪耳聞底是呪口誦持底是呪正恁麼時畢竟這一點呪心在甚麼處若能當下知歸說甚八萬四千煩惱魔軍生死苦海將釋迦達摩鼻孔一時穿却便見佛母準提王不出當人揚眉瞬目處盧行者云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僕請爲持準提者一轉語於此薦得纔不負證公婆心激切如或未然急須着眼

題恣公詩

世所稱最出塵者無如浮屠氏而末世學人鮮衣媮食獨周旋世法爲殿最與人語動有所影響依附以矜其儕耦予每調之曰君輩游諸佛菩薩之門可謂至尊嚴矣猶借區區薦紳爲重耶聞者大噱恨窮居濔上所與遊者甚不廣獨於隣近得一恣公恣公高視闊步霞飛雲上向樵李馮開之吾師朱文寧兩先生爲築菴以居其居去吾濔不十里每從之遊習其人兼諷其所爲詩口不談貴介筆不流凡近真使人

有超然出世之想若師者可謂真禪悅也已師將有  
遠行予爲刻其詩以傳朱先生序之最詳猶記馮先  
生語曰恣公詩清真孤迥絕無一餽餽氣政如倪元  
鎮畫遠水疎林孤雲片石於虛得之矣得之矣

題沈穉穉影軒草

世人競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雙井老人論書  
語余論文亦云詩有聲之文也氣澤無不可假惟骨  
不容僞似不凡而非者三曰淺之僞清曰薄之僞靈  
曰窘邊幅之僞精真解人則不然靡剿聲靡寫貌如  
鼓音之初試馱馱之前驟眼無凡習手無凡字其人  
爲誰曰穉穉穉穉席累葉纓轍能一掃裘馬習神辯  
新斂名書畢綜領抗浪於俗少所諧花石賓友采及  
山衲興到命詩率清微之泠泠任荆棘盈壤塵沙漲

天不能着釋毀腕中一點如琴咏云生滅若自我豈  
我能爲聲又別章云色香俱可聽遂得披幽襟余直  
賞其骨若名理求之便邈山河持此以往復何境不  
入耶然余謂釋毀纔二十旣具此解何足礙釋毀者  
真須出家學唾餘便太乙下觀了取公車一案然後  
發爲詩訶縱奪自如清廟乎拊之雞林乎賈之挽元  
氣於疲圖園藝場而受吏不益卓爾不群哉君家柳  
菴先生余畏友也其舉措絕類晉宋間人然亦不以  
蓬賢冠貶韻一句一字聲施到今昔有宰官問徑山



欽師云弟子欲出家得否徑山云出家是大丈夫事  
豈公侯將相之所能爲古今迄無異辭余別下一語  
云已出家竟穉穉不冰炭此指爲詩爲文爲經世爲  
出世轉境不轉機知禪者其以是語之

靜獻齋遺文卷二目錄

亡兄幼函傳

裴菴先生傳

亡兄季爽行狀

亡室沈碩人壙誌銘

祭范夫人文

祭王亦虜文

祭陳宗師文

祭外舅庚翁屠先生文

靜猷齋遺文卷二

西吳董斯張遐周著

亡兄幼函傳

蓋不佞有昆也五最伯念次仲培叔歿次季葵而幼  
函實殿之幼函名嗣曄出於庶母齊氏長余僅兩月  
其于余弱與嬉長與游也故余習幼函久而詳幼函  
生三年而先君亡生十年而先大父暨伯念叔歿嗣  
亡少盛容止見者謂之璧人太夫人亦絕憐之每讀  
書不甚攻苦而耳目覩記略無所遺塾師罷之曰第

五之名何必滅伯叔然其資雖岐嶷越人而芒銳蠶  
厲舍中兒亡敢忤顏色者太夫人恒爲言以子之材  
何慮不鵲起而跳脫自炫豈遐享徵邪故字之曰幼  
函十二能文章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嘗讀易至損益  
卦噴焉太息曰僕家當全盛時華組蟬聯溫衣美食  
諸門生故人執政專閫者以百數而忽與禍會身槁  
產落吾儕其可復垂涎富貴與造物爭功不爲子若  
孫謀乎性至孝事母齊一如太夫人齊每疾幼函輒  
不食幼函卽有疾乎侍齊食未嘗敢不彊飯也齊平

日暮寔業形勝不一屆其地以爲恨遂棄去黌序入  
貲爲太學生奉齊遊於南則甲辰秋七月也首夏余  
入閩是歲冬寓書於余曰吾秋風戒途馬首南向縱  
轡句曲之野儂佯雙闕之側初入梓雍登降炤爛生  
徒祀梓信郁郁之盛也遊事或暇駕言出遊篋輿奉  
母日出暮息聊足披寫幽想暢人倫之懽矣每覲六  
朝陳事如飛塵細雨忽若景滅展轉興慨或至淚下  
恒欲如向子平逃形名山蕩氛駐年而慈母在堂未  
終所懷遂絕意章句之學時臨寫古人書法或有所

感常以紙墨自娛羈旅近狀殆悉此語闕山竒詭相傳謂棲真之宅吾弟所見想復同之吾雖僻性亦名理所會今逋客聞此反爲不喜耳叨歲春歸自建業余亦自閩歸歸而嗚嗚相勞也命座酌醴高談丙夜時復對客染翰皆瀟灑有致坐中客語及世事輒搖首皺眉若不可聞然至名義所屬無不扼掣發憤奴產子有以所居貢諸豪族其居偏余宅余欲復之卒苦乏貲幼函奮然曰不念吾祖父先業邪卽貧無金奈何令廝養輩相侮爲余乃廢田數十畝以易之其

忼慨論列皆此類也丙午春夢有人刈其髮者而病  
病而醫誤投藥病遂革時太夫人亦病幼函恐傷其  
意令闕弗以告也則以二月八日卒卒之日謂庶母  
曰兒祿盡矣願阿母自愛慎無哭又顧謂吾嫂茅曰  
若無我爲念其善事太夫人及吾母言畢乃瞑烏虜  
痛哉當疾革時吾嫂禱於神請以身代復到左肢食  
之卒弗救其卒也數請從死庶母曰嬾卽捐館舍謂  
弱息何且何以見吾子地下於是始止聞者感傷之  
斯張曰伯念叔玃聯翩振翼揆藻天府幼函爲之弟

亦年少有盛才雖隱顯貴賤迥不同位並一時之秀也叔弢年二十有一而歿幼函亦然天弗右善成入鬼錄語云麥不終夏花不濟春悲夫其閨中遺書蕭然多凌虛之想兄弟偕隱且有後期而妖夢是踐卒不竟厥志遺孤在抱寡嫂毀體曷天道之酷邪幼函歿逾日而友人有以索逋至者交道闒闒抑可恨焉



蓑菴先生傳

先生吳江澤上人晚自命曰蓑菴云先生稚節負奇長而善屬文喜沿羅龍門之言攻苦刻厲意氣感激冀有以自見於天下嘗自言吾獨不得揚得意揚莊其人使名字聞縣官借孤生一旦拜冰衡錢十萬成龍骨銘經世奇績何遽出兒寬匡鼎下邪國家治經生言者靡靡而趨壹稟肆問文以爲鵠群長老以誨其子弟其子弟借此道博一科目輒棄去手不親古書而先生非古書弗娛几案唯古書時爲童子祭酒

董其程者亦斤斤古書鄉之人憐先生誠先生毋古  
書先生顧媿罵若曹胸無古書安知古書不可令迺  
公讀乎日益治古書出爲文精湛卓詭訓故而外恒  
監新義爛爛若芙蓉之光諸生居恒有聲者視先生  
文都瑟縮欲焚其撰督學御史陳公子貞心竒之然  
竟不第先生壹鬱竒抱不尺寸試發憤成疾醫誤以  
丹石投之經歲而毒作所居憑溪弗禦凌雨薄田一  
雙粥以求藥尊人歿三十年亡以葬長君生二十年  
亡以婦世所稱窮愁亡竒先生者而先生氣益上慨

懷千古引聲抗歌有所製尋碎之或爲好事者拾去  
得詩及雜文數千言先生傷身世之相棄懷五嶽而  
不歸伯仲昆崙通魂入夢故其詩曰長嘯咸陽市讀  
書空桐山美人遲莫芳草誰翫倚錦瑟而涕零歎明  
河之懸邈故其詩曰漢家金屋何人瓊不能一貯傾  
城妃神劍鳴烟雨夕躍馬封狼壯懷欲燼故其詩曰  
飛將自從胡地沒雁門畱得寶刀紅天高問遠靈藥  
難尋帝子何期羽人空佇故其詩曰仙人瑤草蒼茫  
路徙倚斜陽酒一杯向使先生蚤抑其踔厲佚羣之

韻相與從事乎時趨何難立致融顯樹聲名當世下  
可爲孫子建數世不食貧之業竟無當先生心耶往  
先生館斯張家張也及猶子勛從之學胡氏春秋嘗  
丙夜閱宋鄂忠武王傳命童子趣熱酒來酒一行歎  
息數四曰好岳將軍好岳將軍酒數十行皆如之忽  
張目起大噉賊檜何在當磔以飼狗耳携三四童子  
持燭求檜聲色轉厲燭盡然紙爲燈徧求不可得乃  
已旁舍十餘家夜驚起問何狀語之故皆撫掌大咲  
時張年十有二私謂勛吾師非狂人先生病且廢諸

箕而冠者賤乎先生梁而肥者貧乎先生皤而腹者  
黃馘乎先生先生弗屑也機而魅者影而蠶者薦食  
而封豕者羶而蟻者成人乎先生髯而奴者眉而婦  
者丈夫乎吾先生先生逾弗屑也萬曆癸丑六月病  
亟爲文以自悼爲其辭曰予生十日喪母七齡喪父  
聖非展禽有其弟才非孝標有其妻隱非元亮有其  
子鮮天倫之樂事極人生之荼苦十年以來含酸茹  
悲或朋從讌好之會彊爲語笑彌覺不情殆人之稱  
公叔文子者矣性本孤憤蕭條高寄多楚國之風處

途窮而不敢哭躬憔悴而不爲怨誹一腔幽緒唯命  
之山川風雨濁醪高歌而已亦安得龍泉太阿知我  
者哉長轡靡騁有胸誰陳一朝先露齋恨何極虞生  
青蠅之歎千載一揆如天之福予也有綠白髮無病  
青山或別出一段情景也知者聞而悲之先生名元  
棐字附歐所著有蓑菴纂若干冊父文川先生鄉進  
士有德業儒而春秋者皆宗之宋評事公某十六世  
孫也歲丁巳之子月先生屬門人董斯張者傳其事  
論曰太史公傳貨殖固訾之私以爲未然彼傷夫貧

而材者彈琴讀書老無所聞落落焉不得與錢刀爭  
一旦之命所稱長歌之哀乎吳之南越之北乃得一  
囊菴先生當斯張從先生游時觀其意肯僅僅以文  
章見耶規行矩矱古弗遊假與今達者易位而處  
必不來伐檀之諷豈得以高爵厚寵驕先生貧與病  
會不降其志嗟哉萬物之遇君子道艱青霞鬱沈孰  
知我心此井漂所繇測也

亡兄季爽行狀

烏乎吾兄之死也乃踵幼函邪吾兄實以孝死吾與兄咸母太夫人而死獨也兄邪吾罪也乎哉其敢言吾兄藉言之非兄死孝意則奈何僉曰夫至孝謝名迺趨衆聲微子誰爲言者畏無以淬世子其無辭於是不佞弟不異不文而狀之曰兄諱嗣昕季爽厥字也一字季常始太夫人夢黃冠者造廬焉而兄以所生生而兄幼函而不佞弟齒皆同齒皆三而孤三子者日衍衍焉鳩而嬉殆不殊母也兄幼有膽畧數喜



鬪以角諸兒亡衡者伯氏長三子者二十餘余及幼  
函對若嚴師兄獨狎之嘗裸逐諸兒逮伯氏前頷飲  
之酒至斗許不醉伯氏撫掌謂客曰此吾家劉伯倫  
諸君善憶吾言九歲就外傳適姦氓蠶午產汰幾盡  
兄嬉遊若平時庶母呼之曰今不遲者群破汝家汝  
大兄日夜而且墨兒戲何爲兄曰夫錢疾鍾而喜輸  
此乃吾所爲大兄慶也語聞太夫人甚竒之先是伯  
氏叔氏次第受春秋兄亦肄焉竊時時發所藏書流  
覽六經且旣則慨然曰吾不幸他日不廁史氏者置

吾筆奚所用之其苞陰陽而神卷舒者惟易乎遂改  
受易時先王父卽世太夫人暨伯氏日哀哭惟中兄  
恒携幼函及余慰解之逮伯叔繼歿益傷太夫人心  
兄跽而請曰吾兄旣已不可奈何惟大人損憂勞之  
情以襄大事不者如阿雲何阿雲吾兄子小字也大  
夫人意稍稍解由是益竒之十五爲諸生意不屑治  
公車者言間取古圖史以觀每欲法太史遷極海內  
壯遊以爲快則挾數酒人棹碧浪之渚上峴麓入卞  
子山觀碧巖瀑布南浮明聖湖謁天竺先生東瞻支

矧靈巖虞山之勝反而遵乎具區登洞庭諸峰搜龍  
成丈人之竒蹤凡所至必抉杳窳履岳齒或悲或嘯  
或醉或舞或踟躕巖上或散髮林下或翹首高歌響  
流層霄廬者聚焉旅者憇焉余適有小疾弗獲從歸  
以語余余壯之足艱然曰而乃今小我乎我生人事  
稍畢一二便將着阮家屐放浪五嶽間茹芝噉霞長  
訣濁世吳會彈丸土足當我邪居頃之病濕步且艱  
竊歎曰天不欲符我志也乃於室之西築樓居頗之  
曰太清飛欄綺疏高瞰平野樓外纍竒石莖竹數十

百株每涼風至鳴瑟瑟如玉然其下貯圖籍上懸法  
王像晨夕設清供置蒲團其側焚香晏坐繕楚文貝  
葉之書時竹間逍遙抽琴鼓一再行甚適也始兄恒  
召客痛飲飲輒令醉醉後或拔刀斫地作鸚鵡舞至  
是太夫人察其狀癯甚泣下承睫誠之曰夫酒實病  
汝盍止乎對曰兒乃不覺爾卽微大人言兒今者殆  
不自濟因伏地悲泣經歲斷酒涓滴弗御日隱烏皮  
几讀道家書旁及繪事裂縑素寫山水障子特詔秀  
可賞初從宋初賜遊亡何棄去數捐橐中金購古名

畫摹畫之間出新意神情都合又往日登臨時會心  
處靡不形之筆者故其菘益精進中病小佳復興遠  
遊之恩遂入太學偕友人周虞卿趙長文而南躋采  
石招青蓮之魂鷗金焦諏子瞻之遺升石頭城乎六  
代之故宮每造都市見遊閒諸少年繡袷綺衣纓曼  
胡履金華舄乘堅策肥搔頭弄姿妖童名倡隨其後  
語人曰此曹隄上柳耳後五年者腐矣至辟雍謁司  
業朱公朱故同里夙有人鑑稱深相器重恒召入廡  
宇晏語移日祭酒安福劉公亦賢之時從衆中渥以

顏色殷勤惠誨兄益感激自奮掩關謝客會以太夫人病馳歸而幼函復暴死悲惋之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十餘旬太夫人卒捐館舍兄哀慕孺哭日墮嗽薄糜半甌支體如削痼疾復起未一月而庶母亦病兄侍奉略不懈藥餌食飲盡手自煎煮不以任群婢庶母曰汝病也而勞若是不深我憂耶兄拭淚言曰兒何病兒所病者母疾未平耳母幸健七箸兒何病而庶母徑不能起乃慟曰吾今爲無親之人也哉日復孺哭不休嘔血數升氣息纒屬或慰曰子無過

哀爲脫如有不可言胡以康死者兄曰始二母備艱苦毓我人子者未挂半通之綸以相娛次不能長奉菽水而一時見背就使偷生世間吾方寸已死矣於是益哭哭不止病愈以力醫以神傷不可効屬纊之夕余問所欲言輒歔歔久之曰吾第死萬無恨惟吾母窀穸以屬弟且曰弟慮淺而行直又好盡言此敗道也幸輩之儵然而逝哀哉兄方瞳修頰狀類先王父其英穎瘡人凡投壺博奕篆刻諸伎皆不師而精居恒落穆有大志錢穀不出口然多沉幾庭闈間無

妄笑言諸廬兒戚忌之相顧動色性又寬博絕不與  
世競有爲之友而旣乃相負者後復有求於兄坐客  
憤其姦令作書詆之兄笑曰夫求者旣不之副而訾  
毀是加彼獨非人乎其何以堪卒溫言謝焉其厚也  
如此歿之日里之人屢惻載道下逮隣媪牧豎並相  
歎惜至有出涕者以爲董季子死孝天不宜殲其後  
也兄卒于萬曆丙午十二月八日距生時丙戌正月  
十六日享年二十有一董氏爲廣川後祀遼絕莫考  
勝國中徵君仁壽公者自梅林廋于潯公有隱德行



中書省屢辟之顧耻臣魁結弗仕也公生處士諱鐸  
鐸生高祖習齋公公生曾祖翠榆公皆貢生至王父  
宗伯潯陽公始顯庸於時先府君諫議龍山公繼貴  
兄其第四子也兄三人伯念嗣成仲培嗣茂叔歿嗣  
昭弟二人幼而嗣曄不佞弟斯張配潘氏女二字松  
陵吳鈴沈正國兄歿三月而不佞弟復病懼濱死而  
潛德如兄者弗章稍爲撰次其行若此與當世鴻公  
碩生覽而哀之或俯錫高文俾寒肉香骨恩莫豐焉  
其頽俗以風寧惟是九京之惠

亡室沈碩人壙誌銘

嘉靖間吳興有玉陽沈先生云先生敏歷中外位終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比歿上遣大行予之祭賜  
兆域贈兵部尚書嘗秉鉞冀州樹奇勦西人至今能  
道公其爲奉常時首倡言建文當春秋祀都人士  
壯之而叔子泰垣先生起家儀部郎奉翼書視八  
閩學閩稱人倫鑑諸弟子居高等者多致甲第藩豫  
章大梁有葭蒂之頌今官巡撫雲南都御史作天  
子鎖鑰是爲余舅氏實生碩人祖妣誥封淑人嚴

母 誥封夫人查所生母馮碩人雅而穎最得中丞  
公歡會所生母蚤世查夫人育之如所生每食飲居  
起必與俱稍長乃教以女史諸書輒能諷學爲書亦  
頗具楷法甲辰生十七年矣歸余中丞公性廉潔家  
故不大肥百兩于歸時所贈僕馬貲甚盛歸而先妣  
茅宜人生母沈碩人皆賢之適中丞公以兵使者之  
官延平敦息燭之誼不忍離遂挈余而南碩人從余  
陸沈署中無所事夜秉燭作洛生咏或呼酒醉輒稱  
詩碩人刺繡佐之中丞公及查夫人謬以爲此子也

才俾得伯其子而仲其孫婉婉柔瑟怡如也蓋決意而始歸余病懶於生計殊不善廬兒輩徃徃盜肩鑰產日落碩人從容謂余曰夫讀書治生無兩也卽子日匡坐據梧窶無以自活無分營乎余謝曰繼自今與子約文章之業我爲政家人產子爲政碩人笑而然之碩人綜核曉大體不屑屑量薪數米諸婢僕亡得欺以私余少時董先人產幾半碩人來持我家乘十年許亡廢者嘗出私篋累千金佐余讀書結客費余籍爲良友中丞公每千里遺書誨之大義孝二姑

毋違夫子卽治生無他術大要儉以待已肅以繩下  
而碩人能一一循其旨無殞隊事余諸嫂率以禮祥  
以爲家訓故然丙午舉一子殤丁未復舉一子曰大  
壘慧甚生六年又殤碩人幽憂成疾親藥物者三年  
有竒竟不起傷哉碩人慈懷愍物好振澹丁巳歲出  
粟十斛粥饑者又數戒婢僕里之人貧無以送死必  
以告告輒爲治榼櫝晚事佛精嚴嘗供僧血書法華  
經七卷手書金剛經一卷他飯僧建刹不縷數比病  
中語余吾每夢化爲丈夫相衣水田衣吾前身殆苾

芻耶疾且棘喃喃持準提陀羅尼不休期生安養破  
之數日余夢碩人篋中貯白蓮花數莖異已碩人生  
於萬曆戊子三月一日甲申卒於萬曆己未七月三  
日甲申以是年丑月二十四日塋悚四圩祖塋左余  
雪涕而爲之銘

銘曰儉爲寶師聃旨金無贏相夫子修悉檀捨而喜  
儀不忒婦之軌年維何三十二大呂月歲己未辰在  
酉吉日癸水洋洋來自兌庚若甲爍生氣纂維吉觀  
之否我妻沈藏於此鬱哉松蕃麟趾銘者誰還周氏

祭范夫人文

歲己未之二月徐姊范宜人以疾卒表弟董斯張病  
繞未能走哭越秋九月旣望病小蘇始至吳哭姊夫  
人儿筵并爲詞以祭之曰嗚呼姊遽至此耶弟少也  
孤家難如憐我親我疇雲斯在秋姊則才我姊則貧  
我時直直我時翦拂我明德未湮言酬何從痛當奈  
何酷當奈何徃丙丁之間吾姑無祿繼有太僕公喪  
問徐之孤誰令育問徐之室誰令保非姊與長倩先  
生銜哀茹辛戮力以報太僕公徐尚忍言耶嗚呼在

董爲賢甥在徐爲孝子在范爲嘉耦在明爲才人有  
一於此姊安可死姊平生嘗謂舅家中興或有弟在  
所未知者壽耳弟垂死病中姊獨心傷之問遺織道  
情邁同生命平頭挾盞與俱弟偶無死姊心則慰何  
圖奄忽便爾長夜生無逮視藥喪無逮視含弟非人  
哉病則使然嗚呼文章神鬼字畫煙雲儼焉千秋姊  
未嘗死意塞辭短魂兮歸來尚饗



祭王亦房文

甲寅之冬予嬰奇疾手緝詩章待子而瞑豈其今日  
溘焉我先厄子以第奪子以年憶子遇子才志于學  
綺旒畱連茉莉新作正色謂子文自有真求娛肉眼  
朝花夕薪唱子和汝一歸於雅妄意江南無復三者  
甦隔子顏我戚我歎一覲子文我欣我歡遊戲吳越  
凌跨皮陸中路摧鞠電紅霜綠嗚呼我有尊酒與誰  
命之我有文字與誰定之我有肝膈與誰傾之我有  
道業與誰營之我死君生我猶不死君其死矣我生

何以我如隰朋爲夷吾舌俟我絳霞長與塵絕有發  
恤緯無子傳經吳山蒼蒼春草白青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宗師文

維天啟三年歲在癸亥春正月壬辰朔越十有三日  
甲辰門生董斯張謹以絮酒之儀致祭於陳老師之  
靈曰方庚戌之暮春送夫子於餘杭憶輕舟之晤語  
儼移晷而徊翔旣規我以前又復勵我以周行若惟  
疾之爲憂語尤識而不忘俄捨舟而遵陸駕言旋乎  
故鄉張獻歲而擔笈謁夫子於浮梁倚危石而進棹  
遡奔湍之湯湯值車騎之偶出蓋有事乎廬江粵應  
門之小僮迺揖我而升堂堂湫隘而盈武亦繞壑而

環岡宛清風之肅如張再拜而遂行嗣數稔之乖睽  
忽中張以竒疾師何歲而無書詞惻欵其伊鬱每發  
函而長跼未披書而太息謂張疾其必起慰牢騷之  
無益服明德而在膺凜風夜其靡忒茲北上之有期  
遙訂張以一覲奠假道乎錢唐得奉師之顏色方瞻  
景而尋晤何凶問之俄及世與道其交喪夫疇起而  
挽斯天以師爲木鐸今胡然不憇遺往十年之家食  
舉海內而望之乍一歲而三遷曾未究乎厥施使操  
衡乎群彙咸吹息乎蒸黎嗟聖化之未宣遂溘然而

屆期歸旅觀於河曲楊素旌於江湄林日寒而鳥寂  
映雪黯而猿悲自東越之良知倡微言於性命踵肝  
江之後塵師毅然而力證獲玄珠於罔象超八寰而  
先醒出絕學之緒餘施孝友於有政初令涇而外遊  
繼憲浙而瓊瑩指冰雪其何喻澤陽春之足並氓望  
影而歸仁士聆風而弭競至憐才之一念尤風雨之  
不渝啗繁悅之非文範御者於馳驅燭眩真之鄭璞  
剖仍誤之郢書秉玄鏡於俗外叅孤賞於爨餘張小  
子之何知藉衆中之一顧每召語於臬庭獨苛禮而

相御况骨肉而匪殊歷年歲而彌罔燿德業以見期  
豈纓組之足慕閱余生之不辰忽摧輶乎中路入鄒  
魯而聞絃經燕齊而抗步墜弱翰於秋風痛膏肓之  
沉痼雖在痠而思起繫吾師之故焉眇余懷其已矣  
終酬德以何年躬負土而築室銜余哀其莫寫敬珪  
璧其餘生無獲矣乎大雅持此衷而畢世庶幽對於  
逝者維夫子之茂德爛千祀而愈光盈吳越之俊民  
歌東陝之甘棠識師靈之不泯彼尸祝其未央維夫  
子之善後藹金友而玉昆振高文於髫髻復燕翼之

有孫亮師祚之不衰懷造物其至仁師在天而有知  
通晝夜而非隔張可贖其百身空撫心而霑臆傷五  
生之安放悼遺訓之徒述陳生芻而致詞邈神明其  
我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真翁屠先生文

維天啟六年歲次丙寅二月甲戌朔越九日壬午子  
壻董斯張敬以玄醴庶羞告於真翁外父大人之靈  
曰憶張之事吾舅氏也昉西湖僧舍云時歲已酉月  
維霜靈日維潛龍舅氏素昧平生欸靡呼酒詞鋒嘯  
旨絡繹奔會寺鐘告曙拍浮徐歇已晤於長安已復  
晤於西湖留連魚鳥感慨歌筑張每覩舅俗事不掛  
眉俗語不出脣私謂客以爲世間畸人舅亦謬陽左  
我陰何我已別去者數歲各不得意各不相聞夙羈



病鳥之樊一鍬高鴻之羽無何曙翁先生以嫂氏懿  
親故乞靈賢女奉我蘋蘩張亦請之而未敢必也舅  
乃橫排群議締以孔云昔焉朋儔今則甥舅蓋自墨  
車授綬以來柔嘉靜淑式循家範俾張銷尸饗之歎  
而續樛木之歌者伊誰賜哉妄意天或悔禍隆猶可  
起無言不贊木石爲動乃三年間僅一再晤而已詠  
通親因肅倡命駕阻兼程之句至今儂乎若有問乎  
其聲張千行懷德之淚空懸中夜一腔報恩之血未  
澆半點舅乎舅乎遽至此耶元日買舟謁舅榻前

爲舅言願平懷衛生以緒無涯之業舅慨然曰縱其  
無涯亦復有限何期此晤便睽今古何期此晤便睽  
遺令如此人曾不得五十痛何如之舅以長水冠族  
刻意爾雅孝弟性成華綺天滌但以鉛槧爲飲食但  
以朋友爲腎腸道文則江左齊鑣俠骨則原嘗遜席  
急人之困如取諸懷千金頻擲生事靡問每謂摩空  
繩武其在斯人假令一日要津必使含靈齊暢而竟  
阨之賢書牢騷釀疾彌爾之際尚手一編舅乎舅乎  
遽至此耶同社諸君遍走群望祝以大年郡薦純逢

掖十餘人咸一時知名士而黃熊之夢甫駭赤丸之  
餌靡念鞠摧半道月墜中河太夫人之殯猶在淺土  
兩弟在祿兩姑在幃遺體在腹未占羈角故廬將已  
易主塋田無以瞻歲一往興懷舅胡可死所可爲舅  
慰者一堂之棣萼彌敦四海之嚶鳴如故撫存卹往  
匪乏其人兩弟骨相竒挺早樹舅氏明德動天正當  
食之身後耳惟是張也佩誼方新聆音彌遠舅隆非  
望之施張鮮尋常之報輟斤何能解其恨埋塵何能  
況其哀年已四十須髮半縞咏河清而盈歎悵餘生

之幾何張不暇自悲而顧爲舅悲也嗚呼繼自今柴  
辟之郊鴛渚之涘川淳月白千頃一碧吾舅氏之素  
心也湖春花粲練淨綺散吾舅氏之文情也忽而霧  
苦煙濕鱗伏羽咽蟠杆詰屈窈不可出吾舅氏之孤  
憤腸也晴濤怒掀叢灌夕暄虜發衝突浩如萬馬之  
駢闐吾舅氏之慨慷氣也舅而不死亮其在茲枚淚  
臚情庶余格之嗚呼哀哉尚饗